

秋虫

□王太生

秋虫在野，唧唧复唧唧。
我的一个朋友，喜欢虫子。他在秋天的夜晚失眠，悄悄爬起来，一个人蹑手蹑脚跑到阳台上听虫子叫。此时，正是天光云晓，一夜虫鸣合奏正欢，就像一支管弦乐队，已到了即将谢幕退场的高潮部分，虫子们鼓腮吹管，躬腰抚琴，鸣声如雨，等到太阳出来，露水褪消，虫子的鸣叫便渐渐式微了。

虫鸣，是一岁植物季节更替在草叶上的盛典。想想那些震颤在草木深处的天籁，如果秋天没有虫鸣，多单调啊。朋友说，站在秋天晨光熹微的阳台上听虫子叫，空气中有草木清香，你不知道我的内心有多么安静。

一岁虫鸣，我清晰地听到这只虫子翕动浑圆孔隙，一声悠扬，一声短促地吟唱，到了来年再听虫子叫，就不是今年这只虫子了。

今年的这只虫子，它去了哪儿？轻触弹跳，消失在一片扶疏草木之中，虽然草木清香依旧，但像从前遇到的人一样，再也遇不到了。

那些虫子，我想大概是那些蚰蚴儿、纺织娘、银铃子……那种浑然天成、流畅舒卷的对天鸣叫，哪怕是在无人的旷野，仍然不知疲倦，它们是瓜叶

豆蔓下的俏皮居士，始终怡然自得。当然，有些虫子叫不出声，就像一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只是不擅表达。不擅表达的虫子，你能说它不是一只虫子吗？

秋虫鸣叫的夜晚，适宜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事。清代采蘅子的《虫鸣漫录》，就是以高高低低、忽远忽近、断断续续的虫鸣为背景，在灯下写成的一部笔记小说。

古人对虫子尤为喜爱。《聊斋》中，一个孩子死了，变成了一只蟋蟀。生前对虫子太着迷了，转世投胎他变成了一只昆虫，人虫情未了。

中国的古画中，调皮的小男孩都喜欢虫子。三两个小儿，剃了桃子头，小手上捏着一根细细长长的草絮，脑袋挨着脑袋，在斗蟋蟀。

鲁迅的百草园中，有过对昆虫描述，“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啪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”。多年前，我到绍兴时，曾在园内墙根寻找过那几只虫子，终未所得——那是1926年的虫子。

我曾在一个秋雨倾盆的早晨，留心去谛听虫子叫，这些小精灵偃旗息鼓。或者，叫声被雨声淹

没，但是等到雨脚甫一停歇，虫鸣声便从粗疏草叶间浮了上来。

虫子们在激越欢叫。它们有方言吗？或者说，它们的哼唱，有没有一个地域的乡音？比如，有类似河南豫剧、安徽黄梅戏的韵味。

今年的虫子，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写东西，忽然就听到一只虫子，在屋角里低吟浅唱。估计是从窗外面蹦跶进来的，或许是走错了地方，它要蹦进我的文字里吗？我寻了几次，走近时，声音戛然而止；脚步离开，过了一会，那只虫子又续续鸣叫，却不见踪影。且让它在我的文字里休息一阵子吧，真希望我躬耕陇亩的田垄里，能够有一只虫子的鸣叫。

一个在秋天乡间夜晚赶路的人，他是披了一身虫鸣声走来。人大概是一只思想的虫子，唱歌、说话；啜泣、大笑，那些声音或高或低，断断续续地呈现。

我就是那只几十年前，从古城的青砖墙隙里蹦出的虫子，在我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，仍然不知疲倦地鸣叫，作出并不深刻甚至肤浅的表达。

一个秋天的夜晚，我在听窗外一只虫子的欢叫。想到明年这时候，就不是这只虫子了。



秋夜虫声

□米丽宏

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；白昼听棋声，月下听箫声，山中听松风声，水际听欸乃声。

清代文学家张潮觉得，耳际有此天籁，方不虚此生。嗯，这算得一种福气吧，是听之福。

天籁之音，好听；天籁之中，最具一咏三叹书卷气的，当属虫声。那虫声，浏亮，如春草簇生，如禾苗俯仰，或是朗朗展卷诵读，或是嘈嘈煎茶邀集，浅吟低唱，不紧不慢。

在帐子的遮蔽里，听去，听出点闲逸来。“唧唧”“瞿瞿”“铃铃铃”“吱——优优优”；一丛，一片，辐射，重叠，织成了秋思背景。

虫声引逗，便将神思散到了幼时，远远的，散散的，几乎收不回身体里来。那时月夜，跟小伙伴们捉迷藏，在林秸堆里藏着，小心张望四下里动静。周围虫声漫起，犹如溪流，每一个石缝瓦砾，每一棵草间，每一处土洞，都有脆灵灵的虫声，泄露出来。

还喜欢跟几个差不多大小的孩子，凑到邻居大碗爷爷家院子里，听他跟人扯故事。清风徐徐，虫声唧唧，话头一抻一拽，故事就转去了鬼怪神狐。烟袋锅子明灭里，骇人的情节像扯线头一样扯出，闪着幽暗之光。他不温不火，却惊得我们头发根儿都乍起来。可越怕越想听，越听又越怕。只感觉有鬼渐渐摸到身后，高高大大，还带着呼吸。这时虫声猛烈。无数倍放大的声浪，从四面的黑暗里，涡流一样旋来，简直震人心魄。那个时刻，真是头也不敢回一下呀！拳头攥着，身体紧得像拉满的弓，若有人拍一下，就会嘣的一声跳起！不敢回家了，爹往往走来，把我牵回去。铃铃铃，虫声一路，像是轻微的嘲讽。那样的童年时光啊。

青春期以后，生活里忽然有了多愁善感

和小秘密。虫声，就都是抒情的诗句了，一吟一行，一吟一串，比抄在笔记本上的十四行诗还经得起琢磨。

一个夜晚，看露天电影回来，跟几个伙伴穿过田塍，走进村庄。在小巷子口，我跟伙伴道别，踏上自家的青石台阶。我没有马上门，转身回望月光里小巷子的黑白灰。房子的暗影匍匐了半边街道，街道上半明半暗，像一半水里一半岸上。一巷子人家，门楣上的春联都褪尽颜色。一个个卸妆的老屋，衔着一屋的儿女，温情极了。遍地虫声，拱破月色，想要把老屋抬起，很欢悦，可是又拱不破寂静。

那种安静啊，透明的，薄脆；但那虫声，就是没奈何。

我享受着这片透明和虫声。小小少年，身上似乎多了一层秋气。我索性再去寻寻觅觅虫声，它们一动一静，简直有吸纳的力量，招手让我进去。我踏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寂静里，寂静像果冻一样，黏黏的，包裹了我。我再进去，一切来路在我后面闭合。月光虫声包裹住我，如一颗琥珀。

房屋的幽暗处，经了露水，潮润润的，蚰蚴儿、油铃儿俯身在那，“铃铃铃”叫得欢实，叫声里流溢出月光的清明与澄澈。

头顶上有月，田野里有庄稼，家门前有清醒的我，我们都是虫们肃穆的听众。我迷醉于月色虫声为我编织的天籁世界，只觉得心里面甜甜美美。老村如糖，我如糖，就在那牛奶月色里融化着，融化着……

一世界的月色，一世界的寂静，一世界的虫声，一世界里一个少年的自在自得。

如今，我又躺在虫声之上，好像浮在岁月的波上，瞬间便是半生。虫声慈悲，弥漫如烟，我庆幸自己有一双永不失聪的耳朵，时时听得见蜈蚣虫声。

秋意

□毛汉民

立秋过去好多天了，但这段时间天气依旧闷热，中午如果不得出去的话，晒在背上的太阳还是火辣辣的。走在街上，人们汗流浹背，感觉不到金风送爽、白露初临、落叶如蝶的秋天韵味。

生活在城市里，季节的变换总是不明显的，除了气温的升降。人们眼里只有四季不变的高楼与青灰色的水泥路面。本来，菜市场是最有季节感的，春天走进菜市场，入目的应该是芥菜、香椿、春笋、马兰头、韭菜这些当令蔬菜，夏天则有丝瓜、苦瓜、冬瓜、茭白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等，秋天和冬天也都各有自己的特色蔬菜瓜果。但如今蔬菜种植已经打破季节的限制，在菜市场里你已感受不到季节的变化。

对于秋天，城里人的眼睛总归是寂寞的，城里人的眼里没有碧云天、黄花地，没有层林尽染的红叶，没有金色的稻浪，没有无边落木潇潇下，也没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，当然更没有“嘎！嘎！”叫着排着人字形向南飞越长空的雁阵。

不过静心细听，窗外老树上已经持续一个夏天的蝉鸣确已渐渐稀疏，取而代之的是晚上墙脚边唧唧的秋虫声，而睡到半夜，身上不盖点东西还真有点感觉冷了。这不由让人想起李清照的词：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，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……

傍晚从公园经过，因为刚下过小雨，树下的石径湿漉漉的，躺着几枚枯黄的落叶，花台上是几朵挂着雨珠的黄花，凉风从林子里吹过来，仿佛真让人感到一些微薄的秋意。

春天太蠢动，夏天太闷热，冬天太寒冷，一年之中，秋天的感觉是最舒服的。秋高气爽，蓝天如洗，挂在花草树叶上清亮的露珠，让人眉眼生凉。难耐的酷暑终于退走，再不必整日躲在闷气的空调间里，可以打开窗户享受那凉爽的自然风，早上去锻炼也不必再怕那火辣辣的太阳，夜晚渐凉渐长，身心俱佳，睡觉更舒服了。